

从债转股到投硬科技 AIC加紧“招兵买马”

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建信投资”)日前拟面向海外招聘股权投资专业人才,要求应聘者须具备博士学位、三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等硬性条件,人才选拔可谓“含金量”十足。

在高含金量招聘的背后,是AIC(金融资产投资公司)行业正从诞生之初的债转股“国家队”,逐渐迈向股权投资新战场的写照。在政策红利的加持下,行业主体从5家国有大行系AIC扩容至9家银行系AIC同台竞技,与此同时股权投资规模也呈现井喷之势,千亿级资金加速涌入硬科技赛道。

然而,转型背后,并非只是资金和牌照的游戏。当投硬科技成为新使命,懂技术、懂产业、懂跨境资本运作的复合型人才成了行业最稀缺的资源。未来AIC发展应如何补上人才缺口,走出差异化发展之路?



AI生成

瞄准海外专业人才招聘

建信投资日前发布了一则在业内颇为新颖的2026年度招聘公告:拟面向海外招聘股权投资专业人才2—3人,工作地点为北京。

从招聘要求来看,所需人才的“含金量”不低。应聘者须具备知名高校博士学位,并在国际组织、国际知名企业、海外高校、海外商业性金融机构或金融监管机构连续全职工作三年以上,且业绩突出。专业方向涵盖信息技术、材料、生物、机械、建筑、交通、能源、经济、金融、管理、法律、财会等领域,具有理工科复合背景者优先。此外,具备特许金融分析师、注册会计师、金融风险管理师、法律职业资格等从业资格者也将被优先考虑。而岗位职责更是贯穿股权投资全链条,涵盖行业研究、客户开发、渠道建设和业务协同、项目尽调与决策、投后管理等多个环节。

缘何建信投资将视野投向海外?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分析指出,风电、光伏、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,需要既懂技术原理又懂跨境资本运作的复合型人才,而国内这类人才供给严重不足。同时,银行传统信贷评审体系与股权投资逻辑差异巨大,现有团队难以通过短期培训完成能力跃迁。

无独有偶,由中信银行全资设立的信银金融资

产投资有限公司,年内也发布一则社会招聘,涵盖投资经理岗、项目评审岗、内控合规岗、财务管理岗、审计岗等多个职位。其中,投资经理岗岗位职责须开展部门相关的债转股业务和股权投资业务,包括营销、尽调、推动审批、落实批复条件、放款和投后管理等工作。

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表示,这一现象折射出行业对高端复合型人才迫切需求,印证了股权投资领域存在显著的人才缺口。

人才需求及“含金量”攀升的背后,是AIC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。时间回到2017年,AIC因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生,最初主要从事银行债权转股权及配套支持业务,即“债转股”业务。此后,大型商业银行下设的AIC在上海开展股权投资试点,即向标的企业进行不以偿还债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。

近年来,政策持续发力,为AIC股权投资业务的扩容按下“加速键”。2024年9月,监管部门批准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由上海一地扩大至18个城市;2025年3月,试点范围再扩至18城所在省份,并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新的AIC。

业务重心的转移,也直接改变了行业的人才需求结构。武泽伟进一步分析称,股权投资与债转股虽同属金融运作,但对人才能力的要求迥异:股权投资更侧重对前沿技术路线的深刻洞察、对全球产

业链演进趋势的精准判断,以及跨境资本运作与资源整合能力;而债转股业务人才则更强调财务分析、资产评估与风险处置能力,保障资产回收与风险缓释。“业务逻辑从被动化解存量风险转向主动培育增量价值,这必然催生对更高阶、复合型人才的结构需求。”武泽伟表示。

AIC的“人才地基”怎么打

政策东风之下,AIC行业主体加速扩容。2025年,兴银投资、招银投资、信银投资相继开业;今年3月,中邮投资获批开业,至此六大国有行AIC全部“集齐”,行业正式形成“6家国有行+3家股份行”的9家银行系AIC格局。

与行业主体扩容相伴的,是股权投资业务的井喷式增长。根据各家机构披露的情况,工银投资设立的AIC股权投资试点基金已达48只,认缴规模超千亿元;建信投资截至2026年2月末,累计落地科技金融企业项目近200个,投资金额超过1200亿元,支持集成电路、新材料等“卡脖子”领域的一大批企业发展壮大,同时累计新设试点基金33只,认缴规模超过1500亿元;农银投资股权投资试点业务开展以来,已累计设立试点基金27只,覆盖全部18个试点地区,认缴规模近700亿元;中银资产、交银投资也纷纷加大布局,在硬科技领域持续发力,股

15家科创板公司市值超千亿元 “科特估”重塑硬科技价值体系

4月22日,科创板公司源杰科技股价再次超过贵州茅台,成为A股第一高价股。这距离该公司登陆科创板尚不足3年半。以复权后的价格计算,该公司上市以来累计涨幅已超过19倍,市值超过1200亿元。

在科创板市场,市值超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已达15家,海光信息、寒武纪、摩尔线程、沐曦股份等硬科技公司均在列。

这些硬科技公司的价值何以被看见?在业内人士看来,这源于“科特估”跳出盈利局限,构建了与硬科技企业长周期、高投入、高回报等特征相匹配的估值体系。

从规模导向转向硬科技为王

硬科技投资人、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是源杰科技的早期投资人。2019年,中科创星以领投方的身份参与源杰科技融资,投资金额5700万元。谈及为何投资源杰科技,米磊表示,光通信是互联网的核心基础设施,但当时该赛道被当作传统制造业来看待,价值被普遍低估。

光学博士出身的米磊在2010年首次提出“硬科技”理念。在他看来,人类历史就是硬科技的发展史,人类文明每一次走出低谷、实现跨越,都依赖于关键技术的突破与应用。

回溯A股叙事逻辑演变可见,在互联网时代,“烧钱换规模、规模换估值”的逻辑曾主导市场,但在当前硬科技时代,A股科技叙事逻辑逐渐清晰。源杰科技上市以来股价涨幅超19倍,正是A股科技叙事逻辑的直观印证。

“技术驱动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,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贡献,但过去的研究更多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切入,唯有从技术视角观察,才能充分凸显硬科技的战略价值。”米磊说。

2025年初,DeepSeek横空出世,进一步强化了A股科技叙事逻辑。该款大模型证明了中国科技公司有能力在AI领域迈入全球第一梯队,也让国内外资金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科技股的价值。

“原本全球资本市场已认定中国AI产业落后于美国,但DeepSeek让全球投资人重新发现,中国在AI产业有不同路径,大有可为。”和利资本创始合伙人孔令国告诉记者,“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科技股进行价值重估。”

“科特估”打破盈利桎梏

A股叙事逻辑的切换,必然带来估值逻辑的重塑。长期以来,A股估值多参考市盈率等国外估值方法,侧重盈利指标。而处于发展早期的硬科技企业正处于核心技术攻坚与市场培育阶段,需持续投入巨额研发资金,导致会计期间成本费用与收入严重错配,亏损成为行业常态。

2024年,连年亏损的寒武纪被调入科创50指

数,消息宣布后一度引发市场极大的分歧与争议,原因是传统的估值体系不认可。

构建适配硬科技发展规律的估值体系迫在眉睫。2024年6月,“科特估”应运而生,并逐步由分歧走向共识,由模糊理念走向成熟的理论创新体系。业内普遍认为,A股科技板块明显处于估值较低水平,整体市值与头部估值水平倍数均较海外偏低,科技板块估值体系亟待改善,存在估值提升空间。

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近日表示,“科特估”并非对西方估值方法的简单修正,而是基于科技产业发展规律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探索,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,其核心是注入“安全溢价”“战略溢价”“长期溢价”“新技术溢价”“新经营溢价”,打破单一盈利指标的估值局限,为高研发投入、长周期回报的“硬科技”企业提供更适配性的价值衡量标准。

随着“科特估”逻辑的深化,寒武纪价值逐步释放,股价也随之攀升。截至4月22日,寒武纪市值超5600亿元,较发行价的累计涨幅超过19倍,为更多科技企业的估值定价提供了参考。

构建与慢牛匹配的定价机制

“十五五”时期,中国科技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核心。在该背景下,自主可控的科技产业不再是单纯的商业投资,而是国家战略资产配置的关键组成部分,因此重塑自主可控科技产业的估值、构建社会主义“科特估”估值体系,就从“可选项”成为了“必选项”。

“‘十五五’时期,‘科特估’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与长期慢牛相匹配的定价机制,通过估值逻辑优化与市场机制完善,引导价值中枢稳定在合理区间。”芦哲说。

比如,拥有打破“卡脖子”局面、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能力和保障生产力安全的科技企业,其价值不能用短期利润衡量,应视为国家战略安全的“长期兜底资产”,估值应包含对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定价。

同时,“科创板八条”“并购六条”“科创板‘1+6’改革措施”……资本市场一系列政策供给也为“科特估”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其中,“1+6”改革措施设立科创成长层,并将第五套标准扩围至人工智能、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领域。

芦哲表示,“十五五”时期,“科特估”将继续积极探索两个“重塑”理念:一是“重塑投资理念”,引导市场走向符合国家战略的“价值投资”的长期投资理念,培育支持科技发展的“耐心资本”;二是“重塑估值体系”,逐步构建起以“服务于国家战略、服务于实体经济、服务于人民”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估值体系,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。

据《证券时报》作者:张淑贤

可转债发行提速 预案规模超500亿元

根据同花顺统计,自2月9日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发布以来,截至4月21日,新增可转债预案数量40个,新增预案规模510.3亿元,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较去年同期实现翻番。

业内人士认为,市场行情回暖叠加政策利好是可转债发行提速的重要原因。不过,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也正是因为行情好转,可转债频频触及转股红线而提前摘牌,特别是银行转债的“落幕”,让可转债规模出现大幅下降。一边是科创类企业可转债的持续“上新”,一边则是银行等企业因触及强赎红线,从市场摘牌。业内人士认为市场的补给要延迟6—7个月,可转债市场规模要到2026年下半年才会出现明显好转。

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市场暖风频吹

4月19日晚间,珂玛科技发行的可转债——珂玛转债公布中签结果。此次中签号码共有12.99万个,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(1000元)珂玛转债。根据珂玛科技的公告,本次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中签率只有0.0013990176%。

本轮可转债大增的原因在于政策催化。2月9日,沪深北交易所宣布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。在进一步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创新发展方面,沪深北交易所明确,对经营治理与信息披露规范、具有代表性与市场认可度的优质上市公司,优化再融资审核,进一步提高再融资效率。

同时,为更好适应科创企业再融资需求,沪深交易所已修订上市公司“轻资产、高研发投入”规则,明确主板企业认定标准。沪深北交易所存在破发情形的上市公司,可以通过定增、发行可转债等方式合理融资,募集资金需投向主营业务。

此外,沪深北交易所还明确提升再融资灵活性、便利度,加强再融资全过程监管。

可转债发行明显加速

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副总监崔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一方面,科技产业快速发展提振上市公司融资意愿;另一方面,再融资新规落地,对科技创新企业再融资提供精准支持,尤其是放松科创企业盈利、“破发”的融资限制,也进一步增强科技企业再融资意愿。预计在产业政策倾斜、再融资政策支持下,未来硬科技企业有望成为可转债市场扩容的重要力量。

可转债发行提速,也给上市公司提供了参与动力。根据华创证券的最新测算,可转债从董事会预案环节到股东大会通过环节的用时,2023年平均不足百天,2024年、2025年增加至约280—290天,但在2026年又快速回落至约175天。其余环节耗时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也有所减少。

可转债新券从发布预案到发行上市,中间流程包括:董事会预案、股东大会批准、交易所受理、上市委通过、同意注册,直至发行上市。

按发行公告日统计,今年以来,市场已有12只可转债发行,合计发行规模为92.16亿元,其中,艾为转债、尚太转债、龙建转债等发行规模均不低于10亿元。

不过需要说明的是,虽然可转债发行已经加速,但是由于近两年股市向好,不少可转债触发强赎红线,特别是银行板块的可转债,被陆续摘牌,短期内可转债市场仍处于“一边上新一边退场”的

股权投资规模稳步提升。

数字增长的背后,是AIC正从过去被动化解存量风险的债转股工具,转变为主动培育增量价值的科创耐心资本。然而,转型并非一蹴而就,当上千亿资金和数百亿管理规模摆在面前,AIC的人才储备是否跟得上?

武泽伟坦言,当前行业转型的核心难点,在于现有人才队伍的知识与能力难以适配硬科技投资的复杂性。他指出,硬科技赛道横跨多个前沿学科,且涉及跨境技术流动与全球市场竞争,要求从业者兼具产业深耕经验与国际化视野,而这类复合型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均属稀缺资源。

柏文喜则从另一视角指出,银行的薪酬体系与市场化股权投资存在差距,难以吸引资深股权投资人才加入;同时,传统风控文化对不良率的极低容忍度,与股权投资高风险、高回报的特性存在天然冲突;加之缺乏长周期考核与尽职免责机制,导致从业者普遍存在“不敢投早投小”的顾虑,进一步制约了人才价值的发挥与业务的创新推进。

那么,该如何破题?武泽伟给出多维建议。他表示,一是拓宽选才视野,主动面向海外顶尖学术机构与产业前沿吸纳成熟人才,将全球智力资源为我所用;二是强化内部培养,推动现有金融人才深入产业一线轮岗锻炼,实现技术语言与资本语言的深度融合;三是与高校共建交叉学科项目,从源头储备理工与金融双重背景的后备力量,以体系化建设保障业务转型的人才支撑。

站在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,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。随着9家AIC机构同台竞技,股权投资赛道将面临更多挑战。武泽伟分析,竞争层面,多家机构在同一区域、同一领域密集布局,可能导致项目估值抬升、优质标的争夺加剧,甚至出现投资同质化倾向。合规层面,直接投资涉及更复杂的关联交易认定、跨境数据安全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压力,尽职调查与投后管理的颗粒度要求显著提升。

在他看来,要实现长远健康发展,AIC须依据自身股东背景与资源禀赋聚焦特定细分产业或技术阶段,避免盲目追逐热点。其次,必须构建与股权投资逻辑匹配的风控体系,从前沿技术研判、团队背景调查到退出路径规划形成闭环管理。最后,通过市场化薪酬与长期激励机制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,方能切实将资本活水精准滴灌至科创实体,完成政策赋予的时代使命。

据《北京商报》作者:孟凡震 周义力

可转债发行提速 预案规模超500亿元

根据同花顺统计,自2月9日优化再融资一揽子措施发布以来,截至4月21日,新增可转债预案数量40个,新增预案规模510.3亿元,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较去年同期实现翻番。

业内人士认为,市场行情回暖叠加政策利好是可转债发行提速的重要原因。不过,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也正是因为行情好转,可转债频频触及转股红线而提前摘牌,特别是银行转债的“落幕”,让可转债规模出现大幅下降。一边是科创类企业可转债的持续“上新”,一边则是银行等企业因触及强赎红线,从市场摘牌。业内人士认为市场的补给要延迟6—7个月,可转债市场规模要到2026年下半年才会出现明显好转。

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市场暖风频吹

一石激起千层浪,新规落地次日,奥普特、中科曙光等多家企业便迅速发布相关预案。此后,可转债发行预案持续密集推出,迎来一轮发行热潮。

在本轮可转债发行热度下,多家企业推出大额融资方案。其中,中科曙光拟发行不超过80亿元可转债,中创智领拟发行规模43.5亿元紧随其后,宝钛股份则推出35亿元可转债再融资计划,暂列前三。据同花顺统计,2月9日以来,已有40家公司披露可转债发行意向,其中有20家拟募资规模超过10亿元。

排排网财富研究总监刘有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今年可转债发行有所增加,一方面,近年来部分存量可转债因强赎退出,市场供给相应减少,新券发行有助于补充标的;另一方面,可转债具有票息较低、转股摊薄相对平缓的特点,在当前环境下对部分企业的融资安排具有一定吸引力。

可转债发行明显加速

崔恬认为,尽管可转债新增供给已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,但难以回补银行转债退出带来的规模缺口。首先,发行预案激增并不等同于供给的快速放量,虽然预案回暖态势明显,但何时能有效传导到发行端,仍取决于监管受理节奏。其次,银行转债单只发行规模普遍较大,平均单只发行规模可达百亿元,而2025年以来新增可转债预案平均单只规模仅在16亿元左右,2025年银行转债退市规模达千亿元,2026年在到期及高强赎预期下,银行转债退市规模仍在300亿元以上,仅靠非金融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提速较难弥补银行转债退市缺口。同时,在资本补充压力下,预计2026年上市银行仍偏好以定向增发方式补充资本,进而对可转债融资形成明显替代。

优美利投资总经理贺金龙也表示,虽然可转债发行预案激增,但短期要完全弥补银行转债退市带来的市场规模缺口难度较大,因此可转债市场的供需矛盾逻辑预计仍将持续。中长期来看,可转债有望温和恢复,但同时也会产生市场结构变化,比如逐渐向新经济倾斜,这将为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。而需求端的配置力量仍然强劲,尤其在低利率环境下,来自“固收+”资金的配置需求依旧旺盛。

供稿: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作者:叶麦穗